H. H. MU CHINESE LIBRARY

宋文疑目錄

卷八

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論呂惠卿疏
蘇轍乞分别邪正劄子
蘇轍漢昭帝論
蘇轍元祐會計錄序
蘇轍黄州快哉亭記
蘇轍武昌九曲亭記

蘇轍東軒記
蘇轍管幼安書贊
張方平復天下州縣職田劄
張方平論屯田
錢居倚義田記
王令道旁父老言
王珪封太祖皇帝後詔
王珪請皇太后還政書
鄭獬論備亂

蔡襄論增置諫官䟽
蔡襄原賞策
蔡襄答趙内翰書
呂陶請申必行之法
吳育論詔獄
呂誨論王安石
劉攽與王介甫書

宋文䮤目錄卷八終

宋文歸卷八

竟陵鍾　惺伯敬父選評
古吳顧夢麟麟上父參閱

錢穀曰此老方弱冠有如此胆氣

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弘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文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

孫鑛曰從名山大川落到太尉真如黃河之水天上下來

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遊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汩沒故決然舍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而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

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能習通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鍾惺曰潁濱終十九耳而立論豪邁若此何減洛陽年少獨惜其為蹄者乃文也

鍾惺曰小人性实如此不如此則又君子矣

蘇轍論呂惠卿

臣聞漢武帝世御史大夫張湯挾持巧詐以迎合上意變亂貨幣崇長犴獄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唐德宗世宰相盧杞姤賢嫉能戕害善類力勸征伐助成暴斂使天下相率叛上至於派播德宗覺悟逐杞而後社稷復存蓋小人天賦傾邪安於不義性本陰賊尤喜害人若不死亡終必為患臣伏見前參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辨詐兼盧杞之姦凶詭變多端敢行非度見利忘義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為腹心安石山野之人強狠傲誕其於吏事冥無所知惠卿指摘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

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朴忠翻肰改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惶遽自失亦累表乞退天下庶肰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為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進邪說熒惑聖聽巧回天意身為館殿攝行內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偽辯以難琦說仍為安石畫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自是諍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肰矣至於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後又建手實簿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雞豚狗彘抄劄殆遍專用告訐推析毫毛鞭箠交下紙筆翔貴小民怨苦甚於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戶上

規 惠卿 不容

下騷動不安其生遂致河北人戶流移雖上等富家有驅領車牛懷挾金銀流入襄鄧者旋又興起大獄以恐脅士人如鄭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今原其害心本欲株連蔓引塗汚公卿不止如此獨賴先帝天姿仁聖每事裁抑故惠卿不得竊逞其惡不然安常守道之士無噍類矣既而惠卿自以贓罪被黜於是力陳邊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雖用蕃漢上與馮京異論下與蔡延慶等力爭惟黨人徐禧助之遂行其說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為患西戎無變妄奏警急擅領大衆涉入虜境竟不見敵遷延而歸靡費資糧棄捐戈甲以巨萬計恣行欺罔坦若無人立石紀功使西戎曉然知朝

廷有吞滅靈夏之意。自是戎人怨畔。邊鄙騷動。河隴困竭。海內疲勞。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中保薦擢任。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散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豫。禍寔由此。邊鄙一生。至今為梗。及其移領河東。大發人牛。耕葭蘆吳堡兩寨生地。托以重兵方敢布種。投種而歸。不敢復視。及至秋成。復以重兵防托收刈。所得率皆秕稗。雨中收穫。即時腐爛。惠卿張皇其數。牒轉運司交割。妄言可罷饋運。其寔所費不貲。而無私毫之利。邊臣畏憚。皆不敢言。此則惠卿立朝事迹。一乚。雖復肆諸市朝。不為過矣。若其私行險薄。非人所為。閨闈下賤有不食其餘者。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

呂坤曰小人情態畫寫出盡之

求進則膠固為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為仇敵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既已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扼其歸安石覺之被召即起迭相攻擊期致死地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朱華等錢買田產使舅鄭膺請奪民田使僧文捷請奪天竺僧舍朝廷遣蹇周輔推鞫其事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故事不復究案在御史可覆視也惠卿言安石相與為姦發其私書一曰無使齊年知齊年馮京也京安石皆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先帝猶薄其罪惠卿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肝肺託妻子平居相

結惟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間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抉擿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大姦之所不為而惠卿為之曾不愧耻天下之士見其在位側目畏之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於己必取仁於父兄信於師友然後付之以事故放麑違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狥君也而推其忍則至於弒君欒布惟不廢彭越之命故高祖知其賢李勣惟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許其義二人終事二主俱為名臣者仁心所存無施不可雖公私有異而忠厚不殊至於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背逆

人理世所共疑故吕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殺於桓氏皆以其平生反覆勢不可存夫曹桓古之姦雄駕御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信惟恐不及而置惠卿於其間譬如薰蕕雜處梟鸞並棲不惟勢不兩立兼亦惡者必勝況自去歲以來朝廷廢吴居厚吕嘉問蹇周輔朱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黷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譴今惠卿身兼衆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閑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論奏發卿至於鄧綰李定之徒微細必舉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凶悍猜忍如蛇蝎萬一復用睚眦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臣愚蠢寡慮以為備位言責與元

惡同詩而畏避隱忍辜負朝廷是以不憚死亡獻此愚直伏乞陛下
斷自聖意畧正典刑縱未以汙鈇鑕猶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
魑魅

鍾惺曰、力詆其醜使聞見者不恨之則鄙之可謂除奸辣手

鍾惺曰此語最要緊

蘇轍乞分别邪正劄子

臣竊覩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羣枉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斂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為非者惟姦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求復進不免百端游說動揺貴近臣愚竊深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遂使忠邪雜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氷炭同處必至交争薰蕕共器久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聖人作易内陽外陰内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内陰外陽内小人外君子則謂之否蓋小人不可使在朝廷自古而然矣但當置之於外每加安存使無失其所不至憤恨無聊謀害

使小人失所而憤恨無聊則朝廷必受其禍

君子則泰卦之本意也昔東晉桓溫之亂諸桓親黨布滿中外及溫死謝安代之為政以三桓分治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遂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肰臣竊謂謝安之於桓氏亦用之於外而已未嘗引之於內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桓氏而寘諸朝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不能保其身而況安朝廷乎須者一二大臣專務含養小人為自便之計既小人內有所主故蔡確邢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衆及確恕被罪有司懲前之失凡在外臣僚例蒙推洱盧秉何正臣皆身為侍制而明堂薦子止得選人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有典法而降官褫職唯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異同為朝廷欽

慾此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爲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扵牧守四方弃左庶事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禄恩賜常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朝廷之至計也近者朝廷用鄧温伯爲翰林承旨而臺諫雜肰進言指爲邪黨以謂小人必由此彚進臣嘗論温伯之爲人粗有文藝無它大惡但性本柔弱委曲從人方王珪蔡確用事則順指如意及司馬光吕公著當國亦腈章其間若以其左右附麗無所損益遇派便轉緩急不可保誠信不爲過也若謂其懷挾姦詐能首爲亂階則甚矣葢臺諫之言温伯則過至爲朝廷遠慮則未爲過也故臣願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彌堅慎用左右之近臣無雜邪正至扵

在外臣子以恩意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愛戴以忘其死則垂拱無為安意為善愈久而愈無患矣臣不勝區區博採公議而効之左右伏乞宣諭大臣共敦斯義勿謂不預改更之政輒懷異同之心如此而後朝廷安矣

唐順之曰處分最善惜朝廷不能用

陳仁錫曰
以人主壽

蘇轍漢昭帝論

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風雷之變。發金滕之書。而後釋然知其非也。漢昭帝聞燕王之譖。霍光懼不敢入。帝召見光謂之曰。燕王言將軍出都肄郎道上稱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二事屬耳。燕王何自知之。且將軍欲為非。不待校尉。左右聞者。皆伏其明。光由是獲安。而燕王與上官皆敗。故議者以為昭帝之賢。過於成王。然成王享國四十餘年。治致刑措。及其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臨死生之變。其言琅然不亂。昭帝享國十三年。年甫及冠。功未見於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遠矣。夭壽雖出於天。然人事常參焉。故吾以為成王之壽

命歸之大
臣有見

考周公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過也昔晉平公有蠱疾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災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以此譏趙孟趙孟受之不辭而霍光何逃焉成王之幼也周公為師召公為保左右前後皆賢臣也雖以中人之資而起居飲食日與之接逮其壯且老也志氣定矣其能安富貴易生疾益無足怪者今昭帝所親信惟一霍光光雖忠信篤實而不學無術其所與共國事者惟一張安世所與斷幾事者惟一田延年士之通經術識義理者光不識也其後雖聞久陰不雨之言而貴夏侯勝感蒯聵之事而賢雋不疑

任愷曰昭帝而不有其事而亦未嘗無其理也

鍾惺曰數語鏗然有道與它篇縱橫辨駁者不同

然終亦不任也使昭帝居深宮近嬖倖雖天資明斷而無以養之朝夕害之者衆矣而安能及遠乎人主不幸未嘗更事而履大位當得篤學深識之士日與之居示之以邪正曉之以是非觀之以治亂使之久而安之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然後聽其自用而無害夫大臣之職也不然小人先之悅之以聲色犬馬縱之以馳騁田獵侈之以宮室器服志氣已亂然後入之以讒說變亂是非移易白黑然無所不至小足以害其身而大足以亂天下大臣雖欲有言不可及矣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故人必知道而後知愛身知愛身而後知愛人知愛人而後知保天下故吾論三宗享國長久

皆學道之力至漢昭帝惜其有過人之明而莫能導之以學故重論
之以為此霍光之過也
茅坤曰昭帝享國日淺不知禍由近女室否假如伊尹相湯以及
其子而太丁外丙仲壬不三四年死豈皆女室歟而皆伊尹
之罪歟特曰為大臣有托孤寄國之責者不可不知此議

茅坤曰此子由經國之文須細尋繹之

蘇轍元祐會計錄序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彊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為相。因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考案邊瑣。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逡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并包巨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為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綱羅一時出內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

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
元豐之餘業親覩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
也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
宗室尚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
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若有餘
及其列國款附琛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入畜金幣為
殄虜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真宗繼之懷服契丹二邊既弭天下
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
以裁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

徑快曰倫則危豈別耗天道盈如此豈人力哉

清昭應崇禧景靈之宮相繼而起累世之積糜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為言大臣力爭章獻感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以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開出內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不復遂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牣宮邸官吏冗積員溢於位財之不贍為日以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羣臣竦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念流弊之委積閔財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為富國彊兵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為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為市易鹽鐵

蘇轍曰未出德法識理則之本

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有以助之而國亦憊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為求民之疾苦而療之今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國為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益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避者盈成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而遣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為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

治後世莫及朕身沒之後七國作難幾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羌胡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為久也今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心矣然而空匱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漢晉强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臥也故臣頗得終言之凡會計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為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分樁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

以備觀覽爲。臣謹序。

鍾惺曰。歷觀用財。一代有一代之耗。可勝歎息

畢神日暮寫快哉凡三見使東坡便不如此

蘇轍黃州快哉亭記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騖其流風遺

迹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肰
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
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雌雄之異
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
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
中坦肰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收會計之
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
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
四○昨○一○頗
不肰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

○有○情○皆○如○

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為○快○哉○也○哉○

茅坤曰○入宋調而風旨自佳○

鍾惺曰○後爽之氣○不可一世○

孫鑛曰會心之言

蘇轍武昌九曲亭記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陂陁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櫪。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埽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閒。羊腸九曲。而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谿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

茅坤曰非東坡不能有此典非子由却道不出

爲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爲之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爲僊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宜入說不至此）猒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

姑寓焉此子瞻之所有樂於是也

鍾惺曰隨所寓而樂山水子瞻實具此曠懷子由非諛其兄而高為標榜也

蘇轍東軒記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漘水患尤甚既至敝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補其圮缺闢聽事堂之東為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為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皆罷去事委於一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效莫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莫出入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怪以

茅坤曰絕有三脚處

顏子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為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尚可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鹽米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解羈縶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斗升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沉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為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為大與死生之為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汙希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

> 孫鑛曰收挽東軒有情

幾顏氏之福○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爲魯司寇○下爲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余既以讒來此○雖知桎梏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使得歸復田里○治先人之敝廬○爲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顏氏之樂○懷○思○東○軒○優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鍾惺曰○寫窮困處○妙在不作怨天尤人語○

鍾惺曰古之名賢不少而子由獨取幼安者取其与己相近也老泉名二子說曰是轍者禍福之間吾知免夫蓋已

蘇轍管幼安書贊

余自龍川以歸○居潁已十有三年○杜門幽居○無以自適○稍稍取舊書閱之○將求古人而與之友○蓋於三國得一焉○曰管幼安○蓋幼安少而遭亂○渡海居遼東三十七年而還○隱於田廬○不應朝命○年八十有四而沒○功業不加於人○而余獨何取焉○取其明於知時○而審於處己云○爾○蓋東漢之衰○士大夫以風節相尚○其立志行義○賢於西漢○然時方大亂○其出而應世○鮮有能自全者○潁川荀文若以智策輔曹公○方其擒呂布、斃袁紹○消談笑而辨○其才與張子房比○然至九錫之議○半不能免其身○彭城張子布忠亮剛簡○事孫氏兄弟○成江東之業○然終以

遜知之室

直不見容○力爭公孫淵事○君臣之義幾絕○平原葬于魚○以德量重於曹氏父子○致位三公○然曹公之殺伏后○子魚將命○至破壁出后而害之○汝南許文休○以人物臧否聞於世○晚入蜀依劉璋○先主將克成都○文休踰城出降○雖卒以為司徒○而蜀人鄙之○此四人者○皆一時賢人也○然直己者○終害其身○而枉己者○終喪其德○處亂而能全○非切安○而誰○與○哉○舊史言切安雖老不病○著白帽布襦袴布裙○宅後數十步有流水○夏暑能策杖臨水盥手足○竹園圃歲時祀其先人○繫帽布單衣○薦饋跪拜成禮○余欲使書工以意髣髴畫之○昔李公麟善畫○有顧陸遺思○今公麟亦以久矣○恨莫能成吾意者○姑為之贊曰○

幼安之賢。無以過人。余獨何以謂賢。賢其明於知時。審於處已。以餘自全。幼安之老。蹈自海東。一畝之宮。閉不求通。白帽布裙。舞雩而風。四時烝嘗。饋奠必躬。八十有四。蟬蛻而終。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茅坤曰。子由涉世難後。故其文如此。